

# 高屋建瓴 独标一格

——读《中国笔记小说史》

唐 富 龄

青年学者陈文新所著《中国笔记小说史》已由台湾志一出版社出版,并获1991—1995年度“交行杯”中国武汉对外文化交流(图书类)一等奖。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部洋洋36万余言的笔记小说专史,出于对小说史的兴趣,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部力作,获益甚多,并愿将自己的感受公诸同仁,以供研讨。

该书共13章,按时间顺序,对笔记小说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系统的探索,提出了不少透辟精当的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举其大者如下。

一曰辨体。文体问题,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涉及范围相当宽泛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体式与手段,最有效地将特定的内容传达出来,变为读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则是这一问题的核心。笔记小说作为古代文学中一种经久不衰的体式,它的文体规范和写作方法具有哪些特点?其发生发展过程如何?它与今天所理解的小说有无渊源联系,有何联系与区别?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这类治中国古代小说史都必然涉及而又尚有歧异的问题,该书既不有意回避,也不多作纠缠,而是高屋建瓴,别开思路,认为对笔记小说体式的界定,不宜用从西方引进的小说三要素的观点来作为衡量标准与研究起点,因为“中国笔记小说与西洋小说原本就不是对应的品种,它从子、史中脱胎而出,具有自身的历史地形成的规范”。探讨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地形成的规范”,就能从根本上抓住其体式与写作方法的特点,而且,“文各有体,得体制为佳”。该书以此作为研究和撰述的起点,使其所构筑的体系具有坚实基础。以此为基础,该书从笔记小说发生发展的实际过程出发,对历来文体分类中将其或归于史部或归于子部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详尽而又实事求是的辨析,认为纪昀吸收“史部”说的合理内核,又不囿于原生子部说的观点庶几近实。因为这种观点尊重了叙述性作为小说基石的实际情形,对笔记小说的虚构与失实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又认为它负有以议论方式来指导社会的责任,并使之与后世陆续出现的传奇与白话小说区别开来。本书所阐述的这些看法,充分地反映了作者对笔记小说体式特点的独特研究与把握,辨明了以往归类中的某些模糊认识。在对笔记小说从整体上加以辨析后,又对其本身的两大分支——志怪小说与轶事小说以及志怪小说中的“搜神”体、“博物”体和“拾遗”体,轶事小说中的“逸事”体、“琐言”体和“排调”体作了推进性的层次分类,阐述了作者对这种分类的看法。

《文心雕龙》在《序志》中谈到如何辨析文体方法时,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概括。本书在辨体中大体也包含了这些步骤,即对笔记小说的源流及其演变的具体过程作了认真考察;对笔记小说的特定含义加以阐释,并加上引号,以强调本身所固有的范畴;又选用代表性作品加以评述;然后对笔记小说的规范、风格和写作方法等进行归纳诠释。这种融合着史识、考辨与审美的辨体,要言不烦,纲举目张,读后使人对笔记小说体式的基本特征,有豁然开朗之感。

二曰定位。笔记小说既有自身的独特畛域,又不是壁垒森严的封闭体系,它的价值不是在凝固中而是在动态变化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只有将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品种加以研究,找出它的坐标位置,充分阐述其固有的价值。本书正是始终抓住笔记小说作为特殊品种的根本方面,在动态式的研究中来

确定它的独特畛域，探讨它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各种联系与区别，而不是机械地把它视为成熟小说的前型态并以西方引进的小说标准来衡量其成败得失，因而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了这类小说独特的文体规范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这种整体性的定位，是建筑在对志怪小说与轶事小说充分认知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知又不是从某种固有框框出发，而是通过对大量笔记小说文本的仔细阅读和独自领悟，通过对笔记小说与唐人传奇及白话小说的比较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书中对笔记小说的定位不仅有独自的切入点，而且也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因而使人感到平易而又令人信服。在这种定位研究中，本书又分别对志怪小说与轶事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了客观的分析与描述，以确定它们在笔记小说中的各自地位，又进一步分别从其内部进行归类，理出更为细致的线索，并探讨各类中的代表作品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色与地位。以志怪小说而言，第2章论其萌芽与生长，其中列论从《山海经》到《十洲记》的“博物”体，从《列仙传》到《汉武帝的内传》的“拾遗”体以及《异闻记》的问世与“搜神”体。第3章论其成熟与繁荣，并分别对各体的扛鼎之作《博物志》、《搜神记》以及《拾遗记》等进行了宽视野与多视角的重点分析，以它们为中心，环视前后左右诸多作品，分别概括出它们的文体特征及其演变轨迹，构成了重点突出而又脉络清晰的史的线索，使它们各自的位置显得十分清楚。对轶事小说也采用同样的方法，从四个层次对之进行剖析。这种剖析，不是孤立地为它们排座次，而是在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而很具深度与力度。在这些地方，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史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也可见出其博览群书的知识积累和洞察幽微的感悟能力，唯其如此，就能在史、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做到左右逢源，新意迭出。

三曰审美。严格地说，缺乏或没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是不能在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中占有正面地位的，为了勾勒笔记小说史的发展面貌，就必须由微观到宏观地对大量作品进行审美判断，舍此就不可能写出真正具有史的价值之作。正因为如此，本书用了大量篇幅来进行审美批评。为了进行这种批评，首先要在浩瀚的文本中进行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性的艰难选择；其次要对选出的作品进行审美个性与共性的探讨，找出它各自的特色与共性，揭示它们的品位与风貌，这是在辨体与定位所形成的构架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本书在这方面用力尤勤，创获亦大。书中第一章即开宗明义地对笔记小说的审美品格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笔记小说既与“经史的刻意著述不同，又别于传奇的精心出奇”。这种以随笔的方式写出的作品，忌逞才使气，故作端庄，往往简淡数言，自由散漫，不受拘束。这种特点在其早期作品可能表现为不成熟，而到了后期的成熟作品，则表现了一种“如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刻意追求”。这种篇幅短小，不求完整严谨的作品，正有利于使笔墨灵隽，挥洒自如，将种种风韵情致，猎收其中，传达出来，形成独具一格的审美品格。

上述概貌性的评价，是本书的第一个也是纲领性的审美层次。除此，在辨体与定位过程中，本书始终注意结合审美评判，无论是对每一大类或小类作品的评析，抑或是对其中有代表性作品的介绍与鉴赏，都不时而又自然地渗透着作者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情趣，并且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情境，或列专节进行阐发，如第4章第5节“轶事小说的审美追求”；或机杼偶触，简淡数言，在看似随意性的审美评议中，凝聚着深沉的思考，给人以击中要害，恰到好处之感。如对《博物志》、《搜神记》的审美评价及对其中有代表性作品的剖析等等，都与概貌性的评价互相辉映，构成了本书多层次审美的特点。不仅如此，本书还很注意在比较中进行审美，如对志怪小说与轶事小说美感魅力来源的对比，对传奇小说与轶事小说的“风流”与“儒雅”的对比，对轶事小说与正史的对比等等，都不乏精辟独到之处。在这种审美分析中，本书不搬弄教条，特别注重从对文本的艺术感受出发，进行富有灵感性的概括，又能适当运用古今中外各种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来强化所述观点，因而使人感到既有力度与深度，又颇亲切自然。

总的来说，陈文新的《中国笔记小说史》是一部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与可读性的高质量学术著作，它体现了作者丰富的知识积累、厚实的理论基础、严肃的研究态度和敏捷的思维能力，令人欣喜鼓舞。作者正当盛年，任重道远，愿更上层楼，极目千里。